

我的独立 消失在雾中

夏榆 ◎著

我想要的只是真相

只要给我一点真相 by_约翰·列侬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我的独立 夏榆 著

消失在雾中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 / 夏榆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267 - 7

I. ①我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22454 号

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

WO DE DULI XIAOSHI ZAI WUZHONG

夏榆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90 毫米×1270 毫米 16 开本 22.5 印张 210 千字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267 - 7

定价: 29.5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当我还年轻的时候，我无须任何帮助
现在那样的日子已远去
我对自己已没有把握，我的想法和生活已改变
我的独立已消失在薄暮中
我时常感到不安与悲伤
我只需要你，如果可以，请帮帮我
我真的感谢你在身旁

——约翰·列侬《请帮帮我》

Contents

目录

前记/我是井底之蛙，愿意坐在世界底部观天 / 1

如果不跑没命的话，你就跑吧 / 17

世界向前行，她在往后退 / 39

那些繁复的罪名如遍布的梅花桩 / 67

我们都在同一趟列车上 / 87

老天啊，你还是让我记得吧 / 115

我想要的只是真相，给我一点真相 / 129

我们有时候就像一棵老树遭受雷劈 / 147

导弹是危险的，人体炸弹也是危险的 / 159

枪炮的力量是我不能理解的 / 189

痛苦和灾难的记忆像钉子扎在我心里 / 197

用牛皮鼓声召唤出走的灵 / 218

爱情是短暂的，它的来去就像云烟 / 231

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/ 245

如果我死在这里，将无葬身之地 / 263

我端起相机，不过是我打量这个世界的借口 / 275

列车驶进隧道，灯光熄灭 / 222

太阳已经落山，午夜的钟声还没敲响 / 311

火光和烈焰，我们相隔的最后界限 / 222

终局/善没有理由战胜不了恶 / 222

前记/我是井底之蛙， 愿意坐在世界底部观天

[阮郎在录音机里的声音]

确实，我现在已没什么可怕。

可能是怕过了。我觉得我把一生的怕都体验过之后，就没有怕了。不怕贫穷。不怕困苦。不怕磨难。不怕孤立。不怕打击。不怕离弃。不怕成功。不怕失败。不怕落魄。不怕富足。不怕显贵。（如果有富足和显贵的话）

我看到很多富豪权贵在今天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生活。我敢说有一天我富贵了（如果能够的话），一定是我依靠诚实劳动累积起来的。现在我赚到的每一块钱都是干净的，太多人在赚罪恶肮脏昧良心的钱。

我的不怕跟你们的不怕不一样。你们也不怕。不怕作恶，不怕造孽。

作恶多时报应，造孽多时天谴。你们可能不信。

对万物没有信仰，对造化没有敬畏，这是现在很多灾难的根源。

可要是说我就是诚实的人，这是谎言。

但如果出售自己，除了以诚实做抵押，我值得骄傲的东西不多。我知道在你们看来，诚实是可欺辱的。即使被欺辱我也不怕。

如果一定要我找出怕来你们才甘心的话，那我说我怕疯狂。我怕这世界的疯狂。怕人的疯狂。

这是我最后的，也是唯一的怕。

有天午夜我回家遇到一桩疯狂的事情。

在北京街头打车。街上行人寥落，几部黑车停在路边。

几个人站在那里。看到我，其中一个吆喝拼车。

我多看了他们一眼，其中一瘦高个青年酒喝高，眼神迷离，站立不稳。我不打算跟他们坐在一部车里。喝高的青年很生气，站在那里骂。我对他微笑，他更狠地骂。用很脏的字，很凶地骂过来。

他说要整死我。他的恶意很好笑。但我还是不回嘴，对他微笑。

我的态度让他觉得很可欺，更恶毒地骂。

跟他站在一起的几个青年看着我。要是我站下来回嘴，他们笃定冲过来。我觉得那青年就是借着酒劲撒野，制造出疯狂的样子。他瘦得像麻秆，站都站不稳。但我还是避开他，我愿意认怂。我后撤，远离他们。同时不忘把笑脸挂上给他们看。

青年愈加生气，他连说要整死我，而我却对他微笑。我看到他生气烧出来的烈度让他身体直摆。我的怂让青年的暴怒无处施展。打不到我，他很受伤，立在街上歇斯底里。

撤到灯光明亮处，拦下一辆正规的出租车。我见司机敦厚，就拉开车门。一部黑车司机跑过来拉住我说，赶紧坐我的车走，那几人在截你，小心被打死。经常有人在街头被无故暴打致死，这样的情况我是知道的。

对黑车司机我也微笑，不坐他的车。他把恐惧传给我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惊慌。开门钻进等在身边的正规出租车里，黑车司机也骂我。

人类就是这么好笑。总是欺软怕硬，欺良怕恶。哪怕是奴才或乞丐。

车子从那个路口闪过时，我看见喝高的青年还在跳脚暴怒地骂。

这午夜荒凉的街头，积聚在心里的暴力无处施展，这是青年痛苦的来源。对我来说，在午夜的荒凉街头，遭遇心念恶毒精神疯狂的人，安全地回家就是完胜。他人的侮辱和恫吓没有到达我身上，我有效地跟愚蠢和野蛮的侵害相隔离，我对自己很满意。

就这样回家。在午夜的黑暗里，我觉得内心安详无比。

我现在不惧怕黑暗，不惧怕夜行。

我觉得黑暗就是我经常穿着的一件星光斑斓的锦衣。整座城市在我的胯下。城市的楼群是我食用的酥饼，我有坚利的牙齿，咬起它们咔咔作响。我的脚踩到大地之上如同地震，很多楼房顷刻碎裂。如果我有敌人，他们没有办法逃出我的巨掌，只要伸手他们就化为碎屑。只是我没有敌人，所有的人类都是我的尤物，我只是欣赏他们，把玩他们。即使那些神智蒙昧精神混浊的人，我也更怜惜他们。我是谁？我是侏罗纪时代的超级巨兽，生活在好莱坞电影神秘的胶片里。

这是个玩笑，或者算我的玄幻。

事实是我热爱黑夜，我觉得它们浩瀚深邃意味无穷，星辰的装点使它们更加绚丽。

当然北京城的重度污染已经使它们很难被人看到。现在的人能看到什么？都是眼前的零碎。

但我可以看到。因为我住乡下，也因为我视力非凡，心灵敏锐。

这都是黑暗给我的训练，也是黑暗给我的馈赠。

很久以来，我一直以为黑暗是我个人的私产。

我知道怎样在黑暗中生活，怎样在黑暗中应对危险和祸患。这是我的本领。我长久地跟黑暗在一起。黑暗如同汪洋之海，我就是一尾海中游动的草鱼。

黎明即起，在夜色中行路，赶着去矿井上班。暗夜中升井，黑暗中归来，这是我从前的生活。

那是向下沉降的时刻。在弥漫着煤尘、尿臊气的交接班房里，更换衣服。即使玻璃破碎，有风吹进来也难消尿臊气息。或是黎明，或是午夜，或是白昼；或是盛夏，或是春秋，或是寒冬。站在四季幽暗的更衣室里，面对沿墙壁而立失去本色的旧更衣柜，把带着体温的干净衣服脱去放到箱子上层，换上放在下层的冰凉潮湿沾满煤屑的窑衣。把脚用白洋布织的袜子裹好，塞到胶靴里。戴上黑色的胶壳帽，用皮带系好从灯房姑娘手里领到的矿灯，伴随着灯影走向井口。

就是这样。对你们来说这是陌生的生活。陌生到无从想象。

很多矿工在走向井口之前会使劲吸烟。深吸进肺腑，然后缓慢地吐出。看着烟雾在眼前缭绕。

我不吸烟，不能体会吸烟者的心情。在他们看来，走进矿井能不能再吸一次烟有时候也是未知数。就像矿工们放入更衣箱的鞋子，能不能再穿到脚上也是未知数。井口如同地堡，走进去里边开阔宽大。地堡中央盘旋的钢缆悬空而置，钢缆之上悬挂着吊座，如同自行车的车座。我们叫它猴车——猴子坐的车。下矿井的矿工就坐着这些猴车向下沉降。钢缆吱吱嘎嘎地响，猴车会运行几十分钟才能把我们送到数千米的坑底。这事现在说起来轻松，在当时对我来说却是挣扎不休。

矿井是70度的斜井。站在高处用灯往下照，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总是感到眩晕。害怕站不稳滚下去。从井筒出来的风很强，那是由机器制造的风，为了保证矿井空气的流通。我也要防备着，不让自己被机器造出来的强风吹倒而滚落到矿井里。

每次站在井口边缘，我就感到睾丸发颤——用矿工的话说是蛋根

发颤。

望着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倾斜下去的深井，我的蛋根发颤。

那时候开始意识到睾丸对男人的存在。

老矿工说：“睾丸在，则命根在；睾丸衰，则命根衰。”

那时候我是害怕的。我胆怯如惊弓之鸟。

我经历的纷繁的怕或许是从这时开始的。这是初涉人世的少年的恐惧。那些扛着锹镐的老矿工是没有恐惧的，或者他们的感官钝化，对恐惧已经麻木，失去感知的能力。矿井之外有金色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，虽然短暂，也令我留恋。矿井之中是幽深的黑暗，是飘浮的煤尘。是艰苦而繁重的劳作，是瓦斯、落顶或者水患。可是我要走进这里。

衰弱，胆怯，慌张，惊恐，这是我在那时候区别于其他矿工的状态。矿区的生活，你们只在电影或电视里看到。但我发誓那不是真实的。好和坏都不真实。我知道真实的原则，洞悉矿区的实况。但我也并不想提供一个物质性的矿区。你们不需要看到物质性的矿区，除了增加你们过多的虚荣和自负不会有别的好处。

我给你们看我记忆中的矿区。经验的矿区。由精神构造的矿区。

跟我的矿区比，你们会发现自己有多么贫乏。

我出生在这里，在这里长大。我很习惯矿区街道的肮脏和混乱，习惯矿工的粗野。如果哪天我看到矿区繁华如锦会不适应。作为一个辍学的少年，做矿工是我人生的唯一出路。

我干过不同的工种，最初下到井里是给矿工们考勤。我蹲在斜井的坑底，下井来的矿工要把他们下井的工牌交给我，我再交到考勤处，下井的矿工就可以挣到当天的工钱。我收到过各种矿工的工牌，因为在下井的矿工中后来有混出去的，比如做区长、矿长或者局长。我收过工牌的矿工中混出去干得最好的是现在的省长。当然在我的家乡做省长要被揭去一层皮，矿难会让他们劳碌忧患寝食不安。我还做过推车工。推着

装满煤炭的矿车向倾斜的井筒移动。矿车里的煤通过运行的皮带像瀑布一样降到等候的火车车厢里。这个活计比较累，发生野车的时候也很吓人。野车就是装满煤炭的矿车脱轨，脱轨的矿车狂奔而下，沿着陡坡翻滚，声音慑人心魄，这时候我就傻了。

挖煤我也做过，在低矮的掌子面蜷着身体挖煤；打眼放炮我也做过。

这些事情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，就不说了吧。

因为力气衰弱，我不是挖煤的好手，不过也因为无能得福。我被分配照看工具，照看火药库，照看变电所。这时候就是我独自在矿井下。我跟黑暗真正建立起契约关系是从这个时候开始——我觉得我跟黑暗有一种契约关系。就像你们跟你们的爱人有契约关系。在黑暗中，我独自和那些物质在一起，锹镐、铁锚、炸药、雷管，这都是采煤要用到的。有人来领取的时候就发送给他们。很多时候我习惯独处，偶尔我也愿意有人来。那些面孔和手臂被炭染黑的人笑起来红口白牙在我看来很是亲切。有同类到达的温暖。对温暖的需要映照出我内心的孤独，最初我对孤独是畏惧的。

某种时刻，在深掘的矿井之下，在无限的黑暗之中，只有我是活体。只有我作为人在那里出现，其余的皆是物质。我和煤岩、矿石、沙土一起被置于地壳之间。风声，机器制造的风声。水声，水流喧哗的声音。这两样东西皆可致命。如果风停止，而水泛滥，那就是灾难来临的时候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瓦斯的样子，我的视力再好也无法看到它们。但我知道它们就在我的身体周围聚集，尤其那些温度高企的巷道，就是瓦斯密集的地方。它们无形无象，无味无息，但是它们存在着，聚集在我周围。矿工不可以带火下矿井，矿井里不可见到半点火星。有火星出来，那些积聚的瓦斯就会爆炸。瓦斯爆炸的时候，矿井就会被爆炸摧毁，被火焰吞噬。

那是灾难来临的时刻。所以下到矿井里，我就觉得自己是走出人的

世界。或者我被人的世界吐出来，吐到黑暗中，吐到险恶和祸患里。

做了矿工下到矿井以后，我知道了我有睾丸，意识到睾丸的存在。

因为每次遇到危险和紧急情况的时候，我心里害怕，我的睾丸就颤动。我用手摸它们的时候，发现它们是紧缩的，有点像核桃，但你不能吃。那种像核桃的紧缩传导给我心脏，我就感觉到恐惧。心脏的恐惧会传导给头脑，头脑的恐惧会形成精神的恐惧。那就是真正的持久的恐惧。

我就是这么认识我的身体、认识我身体的内脏和器官的。

我的身体当然不值钱。在你们看来，你们总是习惯用金钱衡量一切。

但你们的看法对我来说也不重要。我不认为你们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识。

对我来说，认识自己很重要。我觉得认识了自己，才能认识他人。

把人的面目认清了，世界的面目自然就明白了。

那时候我还知道我有一个嘴巴。或者我的嘴巴在那时候突然变得要紧。

因为我发现我要哭起来的时候，先要咧开嘴巴。只要看见我咧开嘴巴，我爹就不高兴。

是的，我讲过我爹的无数坏话。在他身后我才敢讲。他活着的时候我不敢，因为他的巴掌随时会扇到我的头上。我们叫耳刮。他的耳刮扇过来是很疼的。我爹的耳刮是我对这世界形成的最初的恐惧。我怕他。不打不成才，这是我爹奉行的人生哲学。我不知道现在还会有这样的父亲。如果没有，我爹就是这世界独一无二的。在我爹面前，我是不敢哭泣的，不管我多么害怕也要忍着，哪怕忍得浑身颤抖也要忍着。但我也终有忍不住的时候，或者说是崩溃的时候。

我工作的地方后来就在一间碉室，也就是在矿井之下用石头砌起来的穹形的房子。那里放着很多大肚子变压器。每个变压器是几十万伏高

压电，人或牲口要触到高压电顷刻间就成焦炭。那些超强的电流通过钢缆输送到矿井之下任何可以用电的地方。我的硐室因为有强大的电流，所以很温暖。在硐室里有时候不用穿厚的衣服，因为热想穿也穿不了，穿着衣服就会有喘不上气来的感觉。所以我多半会脱掉衣服。

我工作的硐室被我看成是私属空间。说起来人就是自私的动物。这类动物性那时候在我身上还存着。我愿意独享这个空间。即使是在矿井之下，即使是在黑暗之中，时间久了你就会习惯。黑暗自然就成为你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开始喜欢在硐室里做自己的事情。比如用矿灯照着书籍阅读。比如在硐室里来回转着圈跑步健身。在我的阅读经验里，有我这些举动的人很多是被关押在囚牢中的革命者。比如捷克的左翼作家尤利乌斯·伏契克，南非前总统纳尔逊·曼德拉。当然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名字。或者知道也不能说的名字。

我有一把锁，一条铁链。有时候我会用铁链和铁锁把硐室的大铁门锁住，把我自己关在里边独享清静。这也是我的权利。有矿工想进来休息的时候要央求我我才会放他们进来。我就有了选择权，比如放什么样的矿工进来，把什么样的矿工拒之门外，全看我的好恶。但这只是微弱的权利，遇到紧急情况就由不得我，就必须让硐室铁门大开。因为硐室毕竟不是我的，遇到紧急情况会被挪作他用。

停尸就是我的硐室在紧急情况下的用途之一。这是令我惊骇的时刻。无论我接受还是不接受。

掌子面出现事故是家常便饭，比如落顶，比如透水，比如皮带射箭，沼气中毒，都有可能死人。

有一次硐室用来放置的遗体是7个被毒气闷死的矿工。

那是夜班的故事。我正准备出井，还没走出硐室就看到人群嘈杂，灯影乱晃。

那时候我的硐室铁门就被砸响，我慌忙打开。神情慌张的矿工鱼贯而入，出出进进。

硐室之外是水仓，但平时无水，就会用来放置死去的工友。

他们被排列整齐，等待机会才能运送出井。

这是我害怕的时候。我的膀胱发胀，浑身发软，心脏狂跳，恶心。后来觉得睾丸也发紧。

这就是我害怕的样子。

害怕还不只是在硐室里。

害怕使我走出硐室，走在出井的路上。我手里拿着灯照着眼前的路出井。

因为交接班时间的特别，在出井的路上整个巷道就我一个人。

我的脑子里就是死去的矿工。被炭染黑的失血的面孔。

我其实不敢看到遇难的工友。看到我就胆寒，感觉魂飞魄散。

但我总能看到。哪怕是胆怯的一瞥。只要看到就刻进了脑子。

我没有办法把看到之后印在脑海中的死亡图景抹去。这是我的恐惧。

驱除死亡在我内心留下的印迹，驱除死亡带给我的恐惧，这是我在那个时刻要做的事情。

不敢奔跑，要压住自己的脚步，镇定地走。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

要欢快起来，让心情明亮。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

但我是独自一人在黑暗的巷道里。虽然我可以让自己脚步镇定地走，但是回想能让我心情欢快、让我心境明亮的事物很难。我拼命去想，巴望着能用美好的想象抵御死亡留在我心里的恐惧。

我在记忆的仓库里搜遍角落找不出令我心情欢快心境明亮的事物，那时候我真的很伤心，满腹委屈，我握着矿灯，照着眼前的路，穿大靴子的脚踩在坑道里深一下浅一下地走。

我的嘴巴咧开，我暗中抽泣，越抽泣越委屈，越委屈越抽泣。

最后嘴巴咧得更大，我干脆放出声音让自己在巷道里哭。

就是这样。

这是我最初所做的防恐练习。

练习有很多种。我发明了各种应对和防范内心恐惧的方法。

歌唱是一种。我写过《黑暗之歌》，讲到这种方法。你们有兴趣找来看看。没有兴趣就算了。

还有朗读，这个方法我也写在我的书里，书名是《黑暗纪》。有兴趣你们也可以去找找看。

现在我想说的是哭泣。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，我发现哭泣是应对内心恐惧的有效方法。害怕到极致的时候，咧开嘴巴让自己哭出来。哭得越大声越好，哭得越哀恸越好。哭声停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恐惧就消失了，或者恐惧渗入到我的血液里被我的血液稀释。

恐惧进入身体里我就不害怕了。因为恐惧是我的一部分，或者说我就是恐惧。

我的存在让恐惧也觉得恐惧。这就是我。

我只有在矿井里，在黑暗中才可以放声大哭。

因为矿井是我的，黑暗也是我的。它们与我同在一体。

我觉得在矿井里，在黑暗中，我也可以获得相对的自由。比如让自己软弱的自由。在矿井之上不可以有这个自由。那时候我多少也算个男人。不能有窝囊废的样子。

矿井之上是大地。在大地之上我有一个父亲。当然我也有母亲。还有兄弟姐妹。但是他们对待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。母亲天然地爱我，不管她有多少儿女，每一个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。母亲的爱是公正和平均的。但是我爹有强烈的好恶倾向。比如他在儿女当中喜欢儿子，不喜欢女儿；在儿子里边喜欢长子，不喜欢次子。我是次子。他喜欢或不喜欢的标准就是有用或没用。用我爹的话说就是他讨厌废物。在我爹的眼里我很像一坨废物。

我有一张婴儿时期的照片，一直保存着。那是为我满月纪念拍摄的